

錢基博著

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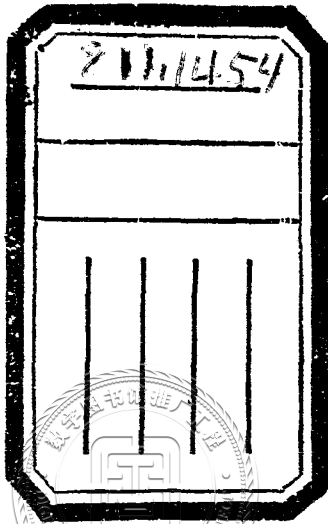
愈

志



商務印書館發行





234-928

88620

韓

錢基博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志



3 0661 3934 0

82355



敘目

古文淵源篇第一

韓愈行實錄第二

韓愈佚事狀第三

韓友四子傳第四

韓門弟子記第五

韓文籍討集第六

昌黎韓愈崛起中唐，世稱文宗，伯代所仰。然余讀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謂：「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靡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

敘目



帥。方髫年肄誦及此，何嘗不懷慕愈爲人，徬徨往復，偉其議論文章！旣而齒差長，聞見稍廣。讀唐宋人襟記，其中有涉愈者，微言諷刺，不少概見；而知言行之要，相符實難；而愈之過不彰，又讀陳子昂、元結、獨孤及、蕭穎士、李華諸家文，上承齊梁浮靡之習，始滄除繁濫，矯以疏樸。而舊唐書愈傳亦言：「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尙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蓋獨孤諸公之於愈，如陳涉、項羽之啓漢高焉！而知文章之變，其漸有自而愈之名，獨盛誠竊歎知人論世之難！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蓋慎之也！因就親記所及，自新舊唐書旁述唐、宋、元、明清諸家文集及稗官野記之屬，其有片言隻字及於愈者，靡所不畢采，互勘本集以驗其信；旁涉詭聞以博其趣，成爲是志，凡六篇：曰古文淵源篇第一、韓愈行實錄第二、韓愈佚事狀第三、韓友四子傳第四、韓門弟子記第五、而殿以韓文摘討集第六，獨抒心裁，尤自得意。庶幾盡古文之流變，明韓氏之功罪。然韓氏不云乎：「唯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襲。」而吾是志，所自得意者，誠非已出之難，而鎔裁之難！會稽章實齋言：「文士撰文，惟恐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已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爲言之無徵，無徵，

且不信於後也！此明文史之所以異，而吾志則史之流也。嘗讀太史公書，點竄內外傳，戰國策諸書，遂如己出。班氏襲用史記，微有增損，而截然爲兩家。斯如製藥治金，隨其鎔範，形依手變，性與物從，神明變化，何嫌剽襲！涇縣包慎伯自翻所作谷阿西傳，採錄其奏議三篇，以文筆蕪靡不及其意，而一加潤色，又恐與國史互異，致啓後人之疑，故止爲之刪削移動，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嘗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頗可誦讀。既與原文殊觀，又不亂以己意，未嘗不有味乎其言！僕駑劣不文，無能爲役，而鎔裁成書，別出機杼，文詞儘非己出，神明依然故吾，昔賢可作，儻不以剽襲爲譏乎！

自宋有呂大防文公集年譜一卷，程俱韓文公歷官紀一卷，洪興祖韓子年譜五卷，金堂樊汝霖因之成韓集譜注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譜之屬爲一編，曰韓文公志五卷。莆田方崧卿增考洪興祖譜，且撰舉正以考其同異，凡十卷。諸家之書具在，獨佚樊汝霖志及年譜注。而留耕王氏伯大倅劍南時，取樊氏志及年譜注，與洪氏與祖年譜辨證參附，正集本文之下，輒亦得窺崖略。斯以考韓愈之行實者備矣，而種有待於吾之一志者。誠以諸家之於韓愈，如孔穎達之疏五經，義尙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違，曲相彌縫；春秋爲賢者諱之義也，而吾之志愈美惡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則史，此所以

別出諸家而自成一書。顧或者謂：「神之與怪，尼父不語。而吾子載筆，乃云東阿夢託，仲卿序其文。」金甲降神，愈願從之。討弄玉不死，種嫁於下賢。神君遷都，屬記有長吉。凡此之類，事出不經，儒者所羞道，而言之無作，徒長巫風，無裨監戒！是誠不然！竊謂鬼神德盛，著稱中庸。明鬼有篇，亦見墨子。一切心造，何幻不真。在我儘斥曰迷信，古人自徵其實有。儻必執我之所不悅，而武斷古人之所遇，擯絕之而不書，寧所以昭實錄！所以左氏春秋，不廢神鬼，亦以典籍攸徵，未可以意廢削。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仍其舊錄，按而不斷，其信其否，付之讀者。匪云神道設教之義，庶幾史家傳疑之旨。曰信其有，匪我思存也！或又謂：「房喬晉書，修陳瑣聞，比於小說，鄙俗所熹；君子譏之，謂未識大也。吾子旁撫稗官，好爲詭誕，寧曰文人之好奇，無乃詬譏於不賢歟？」則又不然！伊古人物，臧否何常。大節攸關，庸存矯飾。性情所繫，或驗細端。學書學劍，已規項王之雄。負我負人，足徵阿瞞之悖。昔在顧虎頭圖寫特妙，而爲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迺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耳。」繪事如此，文亦有然。於戲！此稗官識小所以不廢，而君子觀人必於其微也。然而援引所及，必明據依。採撫攸存，不廢僞託。子厚龍城之錄，劉斧青瑣之議，雖論者斥其蕩名，而宋賢已見援據，亦徵傳說之有自，而采

對菲所不棄焉！

昔孔子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約其辭文，魯君子左丘明惡學者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著二百四十年本末，成左氏春秋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僕纂韓愈志，既卒篇，繆采唐、宋、元、明、清人文集劄記之論文及於韓愈者，成附錄，曰序之屬，跋之屬，考論之屬，書之屬，雜記之屬，別寫爲目，部居類次，以資參考。其中警訂板本，參證行事，取與吾志之言相爲經緯，以拾遺補闕，明一家之學；如左氏春秋之有外傳焉！於戲！會稽章實齋氏不云乎！「古人最重家學，敍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余故備集賸記，不憚煩瑣，利鈍畢著，義蘊究宣矣！

昔裴丞相與皇甫湜書，論唐中葉以前文家，而於韓愈獨致貶詞。又寄李翱書曰：「文人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磔裂章句，墮廢聲韻也。」昌黎韓愈，恃其捷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而愈之名作，莫如淮西一碑，然柳宗元駁之曰：「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餐

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冒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又以碑文歸美裴相，時論不平。憲宗磨之以命段文昌。而與愈並世，文章有名者，則有裴相、段文昌、權德輿、元稹、劉禹錫之流。上承燕許，力摹漢京，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單字複韻，襍廁相間，其勢不如愈雄。而好整以暇，別饒風致。故知愈在當日，未能俯視羣流也！徒從日盛，遂稱宗師。而明之何大復，乃曰：「古文之法亡於韓。」譽者不免溢量，訶者亦未爲允！平情而論，近推餘杭章炳麟氏。其言曰：「北朝更喪亂久，文章衰息，浸已絀於江左，魏收、邢子才刻意尙文，以任沈爲大師，終不近。會江左文體亦變。徐陵通聘，而王褒庾信北陷，北人承其蜚色，其質素醜，外自文以妖冶，貌益不衷。陵夷至於唐世，常文叢雜，而短書嫫媧，中間亦數改化，稍稍復古以有韓柳，自任雖夸，顧其意豈誠薄齊梁耶！有所欲於徐庾，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失其軼麗，而祇黨莽不就報章，欲因素功以爲絢乎？自知雖規陸機，摹傅亮，終已不能得其什一，故便旋以趨彼耳！」與人論文書則是韓愈善用北人之所長也。炳麟又曰：「北方流勢本擁腫也，削而釐之，大分不出後漢。碑誄尤近。」與人論文書退之石刻轉益瑰怒。而宋世效韓氏爲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辭，歐陽永叔得其勢。天放樓文言序則是韓愈不廢東京之造辭也。獨抒偉議，抉發利病，信足以破門戶

之拘墟，而闡韓文之闢奧，徒以造論有主，不爲韓發，採摭所及，遂從蓋闕。掇其緒論，以當拾遺云爾！
中華人民造國之十八年二月十四日無錫錢基博序記。



韓愈志

古文淵源篇第一

古文者，自韓愈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

曾國藩求闕齋經史百家雜鈔序目

曰淵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吳敏樹與篠東漢而還文章

罕論文派書曰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

日趨於縟綺；魏之三祖，武帝文帝更尙文辭；忽若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

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

之巧，隋書李諤傳氣無奇類，文乏異采，文心雕龍而跨略舊規，馳騫新作，文心雕龍綜而爲論，略有三

體：一則啓心閑釋，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闌緩，膏肓之病。典正可

古文淵源篇第一

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觀事例，全失精彩！此則傳成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

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南齊

書文學傳論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雕琢曼藻，思極闡闢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

隋書經籍志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裴子野所為極譏以發雕蟲論者也。有矯劉

勰，颺起孤寒，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

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煥炳，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

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聲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文心雕龍

序於是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而冠以原道、宗聖、徵經三篇。自謂：「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

文心雕龍序志而聖文之雅麗，精理以為文，秀氣而成采，固銜華而佩實者也。文心雕龍徵聖楚辭者，體慢於三代，風

雅於戰國，所貴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也。文心雕龍辨騷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

邪。文心雕龍明詩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

成，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文心雕龍樂府至於賦者，鋪也，鋪采摛文，

體物寫志也；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糝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

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氏所以追悔於雕蟲，詒誥於霧縠者也。文心

雕龍賦又以「招振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

文心雕龍風骨碌碌麗辭，昏睡耳目；何者？氣無奇類，文乏異采故也。文心雕龍麗辭權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

而辯，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未氣

衰也。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文心雕龍通變而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文心雕龍宗經其大指歸於

振經誥以揀雕藻，探理道而砭文華，儻樹八家古文之典則，而掃六朝儷體之縛蕪者乎！特其文章好

為偶對，駢四儷六，足於徐庾外自樹一幟。徐陵長書記而善言事，庾信工碑版而擅鋪敘。而總挾文心，

則善議論而工析理；文章為儷體之獨絕，而議論則以裁駢辭之浮濫。文勝則質，人同此心，凡在有識，

咸共切論。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有曰：「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

比見京師文體，儒純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闡緩。」獨裴子野事梁武帝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

古與今文體異。南史裴松之傳而今文之體於是厭然。江左宮商發越，猶貴清綺，而河朔詞義貞剛，獨重氣質。

隋書宇文字文代，魏創業文帝，頗欲有革於浮華。於是蘇綽倡言古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受文帝

命，為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周書蘇綽傳而古文之稱自此始。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

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及至王褒、庾信南國之秀，振藻

北來，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於是朝廷之人，閭閻之

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時人論文體者，有古

今之異。言古文者，謂王庾為今文；而柳蚪以為「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為文質論。周書柳蚪傳流宕

忘反，無所取裁，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周祚不永，隋有天下。文帝初統萬機，每念斷雕為樸；

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發號

施令，咸法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請革文華，言之刻骨。隋書李諤傳然而

誦諤所為，辭沿儷體，自今觀之，猶吾大夫則甚矣。其囿於習也。隋祿永終，廼集景念於唐高祖太宗，大

難始夷，淞江左餘風，絳旬繪章，揣合低叩。故王楊為之伯，王勃楊炯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雖綺麗盈前，而

殊乏風骨及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燕國公蘇頌許國公蘇頌瀾暢矣！然駢儷猶存，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曠濟道真，涵咏聖涯，於是蕭穎士李華始奮起，崇尚古文，賈至、獨孤及、梁肅相與爲之左右，而集其成於韓愈。然則導韓愈之前茅，而開古文之華路者，必以蕭穎士李華諸人爲權輿也。唐之文章，至是蓋再變矣。唐書文藝傳序一變於張說蘇頌，再變爲蕭穎士李華。

蕭穎士，字茂挺，蘭陵人；梁都陽王七世孫，敏悟夙成，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馮贊雲仙散錄引文筆雜談觀書，一覽卽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是獲，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於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恆、盧異、盧士式、賈巖、趙匡、閻士和、柳井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土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己，調

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唐書文曰：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泊枝幹而

非據，尊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舊唐書文苑傳下唐書文苑傳因作蒙又無泊

書刺錢唐丁氏鈔蕭茂挺文集因以譏林甫。又曰：「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肆志。」蕭茂挺文集蓋謂

作蒙泊枝幹作泊羣林或作式。既之官廣陵，會母喪免。唐書文苑傳中○舊唐書

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後果階安祿山之亂。齊談書志既之官廣陵，會母喪免。唐書文苑傳中○舊唐書

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居廣陵母喪即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遠見縗

麻大慙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慙乃為伐櫻桃賦云云似穎士居廣陵母喪在得罪林甫之前與唐書不

同當以唐。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

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

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

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

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誤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

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

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鄆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

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都其先陷乎？」卽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采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穎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祿山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調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山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驢時耶？夫役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崔圓聞之，卽授揚州功曹參軍。濟書文藝傳中秩滿，南遊，濟瓜州。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卽自歎陳是王七世孫。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